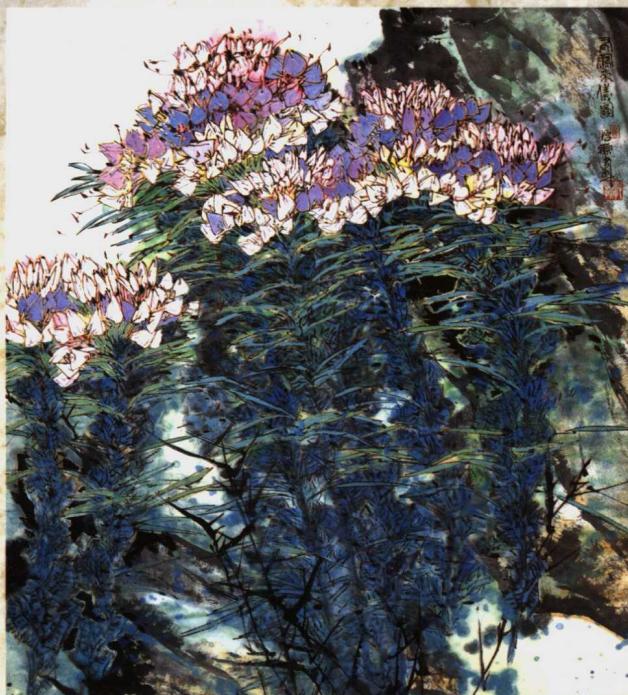


走 近 画 家

郭 怡 琮



近 逸 郭

卷之三

郭怡孮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郭怡棕

1940年生，山东省潍坊市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协会员会主任、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全国文联牡丹书画艺术委员会会长等职。

其作品融深厚的传统功力学养和现代审美情趣为一体，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有新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花鸟画理论上画家见解独特，相继提出“大花鸟精神”、“你的野草是我的花园”、“重彩写意”、“技法重组”等主张。

在国内、台湾及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肯尼亚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曾应邀在加拿大、日本等国及香港地区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曾获“文化部优秀美术作品奖”、“中日水墨画特别优秀奖”等。

出版有《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怡棕》等多部画集。编著有《中国画教材》、《郭味蕖花鸟画技法》、《白描花卉写生》、《中国画花卉技法》、《花卉写生教程》、《花鸟画创作教学》等，并有多部教学录像带、光盘发行。

丛书总编：岳增光 责任编辑：马超 靳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怡棕/郭怡棕绘、——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0

(走近画家)

ISBN 7-5305-2352-X

I . 郭... II . 郭... III . 中国画 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898 号

走近画家

郭怡棕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出版人：刘建平

北京三元诚信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889×1194 毫米 1 / 16 印张：3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50

ISBN 7-5305-2352-X/J·2352

定价：22.80 元

拥抱社会 拥抱自然 拥抱生活

——郭怡棕花鸟画艺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苍山新雨 68cm × 136cm 2001年

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于2002年3月1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联合举办了郭怡棕画展暨《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怡棕》首发式，同时举行了郭怡棕花鸟画艺术研讨会。全国政协常委、政协书画室副主任刘炳森先生代表主办单位首先致词，他说郭怡棕先生是位拥抱社会、拥抱自然、拥抱生活的新一代花鸟画家，在新花鸟画的变革中，郭味蕖、郭怡棕父子两代人做了艰辛的努力。画集中编选了他从50年代至今的180余件作品，可以看出他艺术发展的过程和艺术风格的演变。他说郭怡棕先生提出了许多艺术主张，是位长于思考和总结的画家，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座谈会，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评价，更是

为了中国画这民族艺术的发展。座谈会由刘炳森、范迪安、孙克主持。

靳尚谊（全国美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郭怡棕同志是我国现在很有影响的花鸟画家，刚才炳森同志已经介绍了。国画家是越老越成熟，很多名画家80岁或90岁是鼎盛期，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怡棕还有很多路要走。他的画在他中年时期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和突破，在花鸟画领域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国画是我国具有深厚传统的最大画种，历史悠久、内涵非常丰富。但从美术学院招生的情况了解到，学中国画的学生越来越少，在大量西方化的过程



走近画家 ● 郭怡棕

中感到一定的危机，这个现象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今年政协会上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从民族文化、艺术的角度提出怎么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普及的问题，因为年轻人越来越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了。在郭怡棕同志的座谈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关注，如果一个国家富裕了，有钱了，但民族特点、文化精神消失了，我认为就等于亡国了，虽然现在还不存在这个现象，但有这种可能性。

中国画处在转型期，20世纪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100年了。建国以后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有所削弱，文革中又把中国传统全部批了，现在年轻人是在彻底批判中国传统艺术的思潮中成长起来，他们有可能喜欢这个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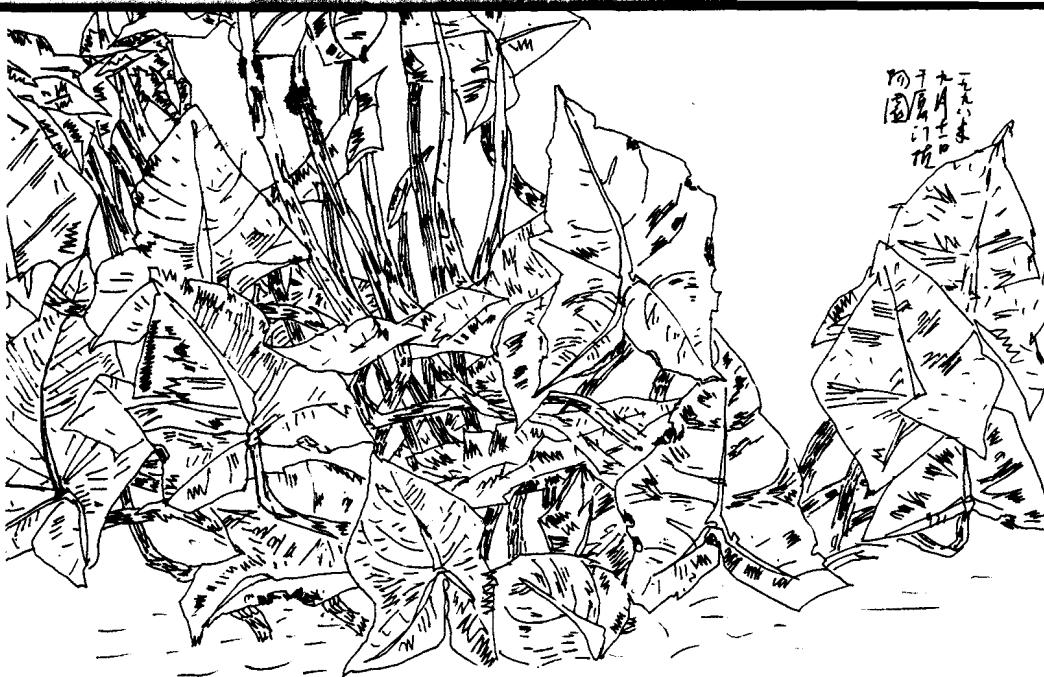
不可能，因为环境是这样，连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所减弱。上一辈人对传统文化了解很深厚，很全面，其中有一部分人在西方留学，吸收西方文化，又有深厚传统文化的修养，那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花鸟画方面，齐白石、李苦禅、潘天寿、郭味蕖等等，传统文化修养都很深。像我这一代自己觉得就比较差了。

到了50年代，国画改革的浪潮是很凶猛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名义上我们要尊重传统艺术，大力宣扬中国画，但实际上我们的基础教育里传统的东西是空前的少，中国画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在新形势下，怎么振兴中国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刚才靳尚谊先生讲得非常好，中国画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一方面仍存在着深层次困惑，或者说有些深层次的危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发展时期，在我们对中西方艺术都有进一步了解之后，也为我们思考研究中国传统艺术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条件也比以前成熟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怡棕先生从花鸟画创作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从他父亲郭味蕖先生那里继承了深厚的学养和笔墨方面的传统，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在他艺术道路上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但郭怡棕没有停留在继承的阶段上，而是勇敢地、非常努力地有成效地向前推进，做出了一些重大突破。中国



走近画家 • 郭怡棕

花鸟画在当代要突破其难度是很大的，近代出了一批花鸟画大师，他们在技巧、风格，以至体系上都非常成熟，正因为他们使得后来者在继承和创新方面加大了难度，很难再超过以往的大师。因此郭怡棕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在三个方面他对花鸟画的突破是引人注目的。一是题材，他是当代花鸟画家中表现题材最丰富的，把山花野草以及最新品种的花卉都纳入了自己的表现范围，这是他的作品有崭新时代气息的来源。第二个突破是他对色彩的大胆尝试，中国画历来强调水墨为上，强调清高雅逸的审美趋向，对色彩运用比较少。另外中国生宣纸不太适于表现色彩，色彩在纸上湿的时候和干的时候差距很大，完全要凭经验才能掌握。我想郭怡棕先生一定做了非常多的尝试，他用色的色谱非常宽，非常丰富，这对花鸟画发展做了很好的探索。第三是他在构图上也有突破，构图饱满，中国传统花鸟画留白很重要，有传统的审美，更有固定的规律，想改变这套规律，就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来，这方面是非常不容

易的。

李中贵（全国美协秘书长）：

郭怡棕同志是全国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的主任，他为中国画艺委会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教学工作繁忙，在这种情况下画了这么多画让人钦佩。

文革后北京首次办山水花鸟画展，郭怡棕同志的作品当时十分引人注目，他的画风深受郭味蕖先生的影响，但没有停在家学的基础上，他在北京艺术学院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我看他的人物画，造型能力很强。他既有传统功力又有时代特色，是东西方文化的有机嫁接，是传统和现代的巧妙结合。

郭怡棕先生提出的“大花鸟精神”提示的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一个本质特征，他注意学习古今中外的传统，他的觉醒是在中西对比中得来的，在读万卷书(画)、行万里路中得来的。他提出“直觉先行，理论断后”，直觉先行是万里路的结果，理论断后是勤于思考的断后。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

首先代表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代表

走近画家 • 郭怡棕



□晨风 34cm × 34cm 1990年



□白洋淀归来 68cm × 68cm 1989年

套画册叫近现代名家系列，旨在为1840年以来最优秀的中国画家立传，后来范围扩大到20世纪以来的优秀中国画家，近年我们把目光开始转向卓有贡献的中年画家身上，定位在某一个领域做出重大探索、突破，有代表性的画家。我们正在研究这套书新的出版原则和出版范围，我们将继续为当代卓有成就的中国画家立传总结。

郭怡棕先生的艺术，我认为他是中国传统花鸟画向现代转型阶段最成功的探索者之一，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成功并非没有缺点，他走了一条艰难、很有挑战性，但又有重大意义的道路。如何引入现代观念和西方绘画的长处用到传统绘画里去，这需要一大批人去努力。郭先生把重彩因素、构成因素，把现代的很多审美意识收入画中，这些探索非常可贵，在引入现代语言，引进外来因素的时候，如何保留中国传统审美因素中那些被历史肯定的原则，这也是当前摆在中国画家面前的难题。

张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喜欢郭怡棕的画，也喜欢他这个人。我比较早地注意到郭怡棕先生的画，我被他的风格，画中饱满的生命，鲜艳的跳动的生命所感动。看到他的画，



我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有很多独创，1997年我和郭怡棕先生曾有幸作为全国政协视察团去云南，在那里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了解到郭怡棕先生在云南，特别是在西双版纳长时间地深入生活，不是一般地深入生活，而是长时间地、无条件地潜心致志地和云南美丽的自然界打交道，这可能对他终身变革花鸟画大有裨益。我感觉他的画不是平面的，不是枯燥的、僵化的，是鲜艳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我感觉中国的花鸟画最重要的问题大概是要有时代的感觉。我希望在我们的盛世中国美术界能有点新的突破，特别是花鸟画希望它赋予时代的生命，一种自然的生命。

韩国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

郭怡棕先生是国画系的教授，他是位非常敬业的先生。去年9月份在院和系的支持下，我们系举办了“郭怡棕花鸟画创作高研班”，他在教学过程中的那种投入是让人吃惊的，可以说教学是郭怡棕先生很重要的另一部作品，将来大家可以从他培养的这些学生中看到他在教学上付出的心血和成果。





□幽兰 68cm × 68cm 2000年

□野塘红蓼 68cm × 68cm 2000年

我个人认为郭怡棕先生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局限在花鸟画这个范畴，在当代中国画走向现代的现实状态下，他的艺术探索都有重要的启示，因为上世纪我们和传统就有一些疏离，就像刚才靳院长讲的连他们那一代人对传统都开始有些陌生了，后来就更不用说了。目前这种开放的状态下，大量的现代的西方信息的涌入，使很多人产生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西方的就是现代的，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我认为郭怡棕先生的艺术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他始终没有脱离传统。如“充实和大”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很重要的审美，一种审美精神，在汉唐艺术当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水墨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主流以后，文人的孤傲、冷逸的一种审美占了主要地位，但是这部分的审美的艺术追求并没有死亡，它走向了民间。在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很多人认为现在一画中国画就是逸笔草草好像除外就不叫中国画了，实际上这是我们对传统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我认为郭先生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探索当中始终没有躲

避传统美学，他提出来“大花鸟”，这个“大”我认为它本身就很传统。另外，从他的画面感觉到那种审美状态表现的趋势很有现代感，你仔细解读他的语言，可以说所有中国画的语言，包括写意、工笔、水墨、重彩全部技法，甚至山水技法，他都大量吸收，我个人感觉在这点上他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位。他没有行当之间的藩篱，他对中国画所有的语言状况，可以感觉到他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全面地俯视，广泛地吸收新的技法，在整个语言的结构上具有鲜明现代的创造性。

还有一点就是艺术观念，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强调师传统，师造化、师心。艺术家往往在这三个方面各有侧重。例如文人强调师心，传统派别特别强调师传统，我感到他的艺术创作观念非常开放，他努力做到师传统、师造化、师心，来完成他整个艺术创作的追求，这对国画的现代探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很多人在用西方的艺术观念，甚至大量地吸收西方的语言要素，或是变更了的中国语言要素，然后在图式上也大量地模仿西方现代绘画，作为个人表现来



□一片轻云有无中 72cm × 59cm 1992年



□春雷一声 68cm × 68cm 1988年

讲是正常的无可非议，如果是整个的中国画艺术家们都这样来追求现代化就有失偏颇，对传统当中包容的现代性，应当仔细地审视发扬和研究，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绘画艺术，使它走向现代，所以我说郭怡棕的艺术探索在这一方面对我们是重要的启示。

李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资深编审）：

郭怡棕先生继承了郭味蕖先生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经验，如对生活的热情，那种创新的热情，把郭味蕖先生开拓的艺术道路又向前推进了。从展览和画册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20岁那个时候的作品已经相当不错了。那时他学的是郭味蕖先生的风格，可后来就大不一样了，他将当代花鸟画向前推进了一步。当代花鸟画题材的扩展是一个明显的发展，他画的不是折枝，不是丛艳，而是将之放在自然环境中，在处理上要遇到许多困难，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他能把各种技法融起来，不择手段地要达到目的。

还有就是当代建筑需要大画，大画

需要新的处理和新的思路。郭怡棕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方面他不但是一个创作者、画家，还是一个思想者，每一幅画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了深入的思考。另外他的绘画风格很开阔、很大气，跟他的为人很一致的，在当代的画家里他是非常有个性的。

杨力舟（全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

我们入美院时郭怡棕先生就是老师了，我们都很敬重他，几年前他在美术馆办的个展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今天我想说三点：一是他和他父亲的学派问题，他对郭味蕖先生的艺术是继承、发展和突破。他只去继承也可以名扬天下，但他没有这样做，自我接触他时他就创新，而且是大胆创新，幅度很大，从笔墨、色彩、构图、技法，题材都做了很大努力。我更赞赏郭先生对家学的继承态度，在继承中发展，既要发展自己父亲的艺术成就，又要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这并不矛盾，是一回事，他做得非常好。第二是他的作品很有特点，我和朋友们说在花鸟画里找主旋律你就去看郭怡棕的画，他的画蓬勃向上，非

走近画家 • 郭怡棕



□仲夏之夜 68cm × 135cm 1992年



□临风一簪待何人 28cm × 40cm 2000年



□半是浓妆半淡妆 95cm × 86cm 1995年

常清新，是锦绣大地、锦绣河山，是一种健康的朝气勃发的没有旧痕迹的新画风，那是世界观在支配着他。他对社会的热情，对生活的热情，对大自然的爱都能体现在作品中，这种气息是时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花鸟画创新的一个典型。第三是郭先生的敬业精神，在教学中非常投入，非常敬业，社会工作很多，团结了一批国画家来提高中国画的水平，我们接触多了，知道他身体不太好，经常提醒他“悠”着点干。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

对郭怡棕的画大家分析得很精到，我想说郭怡棕先生在绘画理论方面也继承发展了郭味蕖先生的传统。他善于思考，是一个思考型画家，这一点从他的文章、他的画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提出“大花鸟意识”、“主题性花鸟画和直觉创造”、“野草也是我的花园”、“大麓画风”还有“重彩写意”等等。这是他的视点，他的理论概括，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都是把相对应的因素结合起



□自有春涛可化龙 143cm × 364cm 1996年

来。他提出了一个大花鸟意识把花鸟画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要写生命，要写精神性，要有文化内涵，要有时代特点、社会属性。花鸟画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但这是他的主张。提出“主题性花鸟画”这本身也很有意义的，虽然这是有争议的课题，他把主题性花鸟画与直觉创造这有矛盾的两方面并论，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也是他的提法。第三他提出大麓画风。这是从启功先生为他提画诗中的一句“黼宸宏开大麓风”引申出来的，屏风的辉煌与野草、野花的结合，本身也是难度很大的。第四还有重彩写意。说老实话写意就是有点排斥重彩的，重彩也有自己的传统，结合起来也是难度很大的。他的画是有他自己的理论见解的，他的画是有理论见解支持的，很多人说他在郭老先生的基础上有发展，我说他是很大胆的，说明他是有理论思考。他说“直觉先行、理论断后”他说得都很好。我觉得这几点虽然有争议但有意义，这些争议就像他的画有争议一样，上次美术馆展览，我也听到有人说太装饰性、画面太华丽，离传统远了一点。这些言论也很好，两种意见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郭怡棕先生的艺术特色，郭怡棕所有在当前

画坛上的价值，就是由这两点组成的。坚持自己独立的东西，体悟共同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守住独立的追求，并要包容兼容并蓄。这是认读郭怡棕先生画作的一把钥匙。我想郭怡棕先生可以继续走下去，可以继续听不同的声音，继续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或独立的画风，因为我们中国画需要各种各样的画风、各种各样的画派，包括他的写意重彩这种辉煌的、色彩艳丽的画风。

邹佩珠（雕塑家，李可染先生夫人）：

我很关心郭怡棕继承他爸爸的东西，我觉得他还要努力一阵，并非要和他爸爸一样。可染先生是齐老和黄老的学生，但画的画并不一样。郭味蕖多画水墨花卉，郭怡棕是色彩艳丽的山花野卉，别看都是些山花野草，这里面的情谊太深了。我是杭州人，我看他的《西湖过雨图》，太同我的生活接近了，引起我许多回忆。《赤道骄阳》那幅画，那构图和色彩，一下把我的心沉下来了，沉到它的意境里了，我想这都是他的激情，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是第一位的。可染改革山水画，提出“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这魂太重要了。我和可染先生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离不开生活，晚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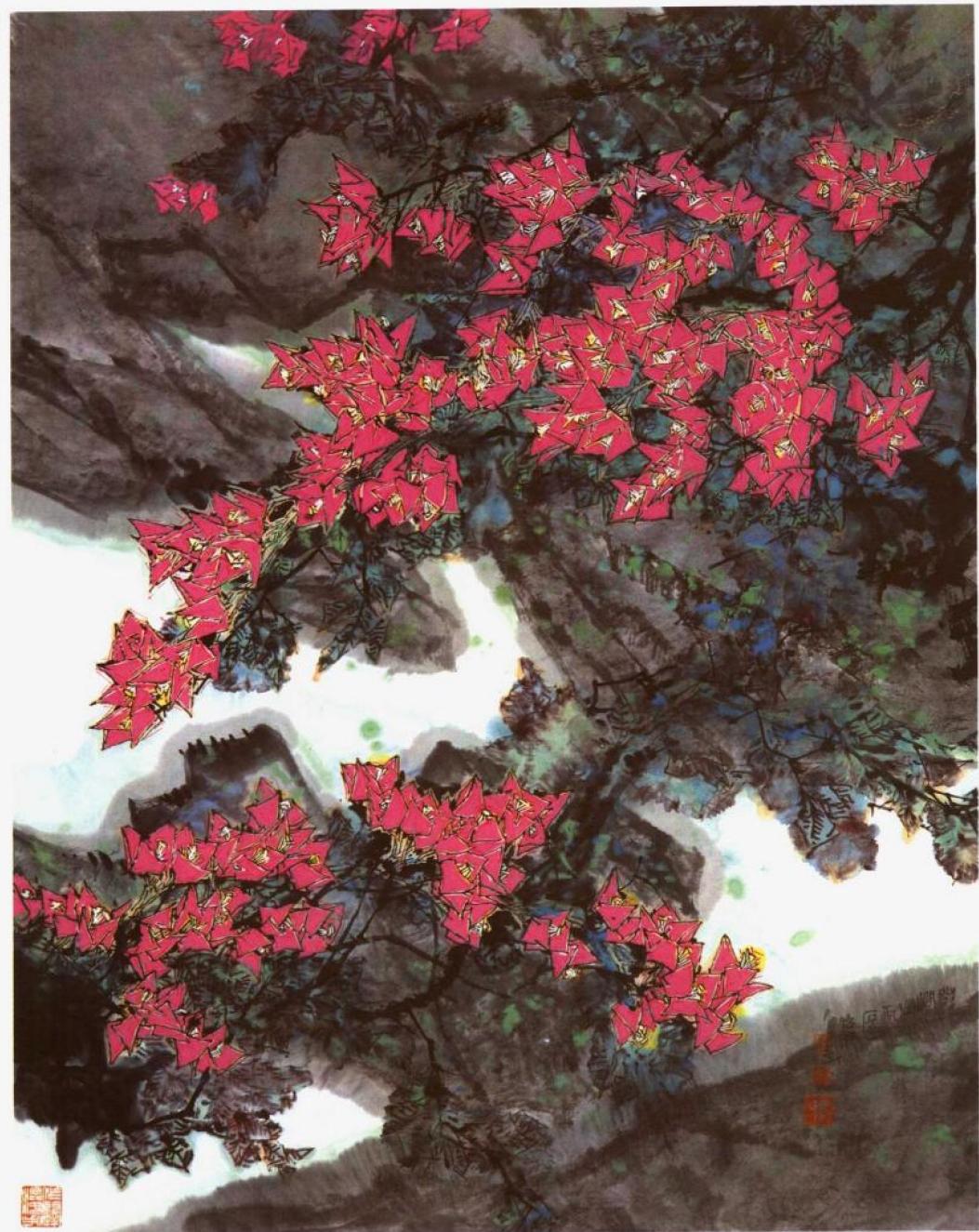


病，腿要截肢，还要到生活里去，是一辈子的事情。郭怡棕跑了那么多地方，如果不带着感情深入生活，怎么能画出这样的画，我的感情随着他不同的画在变化。

石齐（北京画院画家）：

郭怡棕先生是我们这一代里走在比较前面的画家。我听李可染先生说：“画画也像树一样，根要埋得深，树冠就大，根埋浅了，树长不大，花叶很快就

没了。”用这句话来谈郭怡棕比较恰当。他首先得益于工笔画，得第一流高手俞致贞的真传，从他父亲学小写意，又从李苦禅那里学，都是大师。郭怡棕是专业画家里有文化的画家，文化素质高，一个文化型的专业画家，成果很全面，很耀眼。第二是他时代定位很强。早在文革以后我看他的《山花烂漫》，就感到画中有烂漫的时代感。第三是色彩。色彩是中国画中最挠头的一个问题，美术学院有一



□幽涧过雨图 96cm × 136cm 1986年

个教授说“色彩多一分，中国画就减少一分”，可见色彩要加进中国画有多么难。色彩的长处来自笔墨，在笔墨上我们无法与前辈平起平坐，笔墨是第一的，但要补充上色彩，我想我们的祖先是喜欢有改革的人，郭先生在改革上做出很大成绩，也得到同行很多人的认可。

李魁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郭怡棕今天所展示的面貌是全新的，是跟传统水墨为上，我们固有的花

鸟画的思维不同的一种式样，因此可能在美术界引起争议和不同反响，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能用传统或者笔墨、或者装饰等程式来衡量这样一种式样，我觉得应该站在更高的时代要求和发展的角度上来争议。第二点郭怡棕绘画语言、式样是在郭味蕖、郭家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曾写文章把郭味蕖定为繁盛派的代表。把他们父子的作品和创作思想看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研究近当代



花鸟画的发展。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郭家两代人为现代中国花鸟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郭味蕖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坚决告别了旧文人画的观念，转向中国画当代形态，创立了新时代一种新花鸟画观念，郭老先生应是花鸟画创新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而且是最前面的代表人物，这是历史上首肯的。

郭怡棕先生是位有时代使命感的画家。他坚决地冒着很大风险与郭味蕖先生拉开距离，形成自己的新风格是非常难的，也是他的历史责任。正因为这样他才敢于冒风险。他的艺术内在美中有一种盛世感，一种中华民族到了80年代的盛世感，这是他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大花鸟”思维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在走向中国历史新阶段的时候是一种新的机遇。

另一点是他的个性语汇、饱和的章法、明丽的色调以及笔墨等各种技法的综合。还有色彩是他绘画的重要特点，潍坊年画是五色体系，西方的光色是七色体系，后来发现补色关系，后来又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郭怡棕先生充分利用民间色彩体系，又结合西方色彩体系。希望郭先生对色彩继续研究下去，找到自己的色彩主体，然后融合其它体系。中



国色彩一定要进一步总结自己的色彩体系，找到中国色彩的现代形式，当前给中国画的发展一个新的机遇。

杨悦甫（美术评论家、画家）：

郭怡棕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思考问题的起点高。很早他就给自己提出了学者型画家发展的要求。

我记得在80年代中期，他就写文章提出了中国画的程式问题，在1987年中国画研讨会上这篇论文就曾引起注意。

郭先生很早就形成自己的风格，如双勾填色，这种语言他一直运用，而且把握越来越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松灵的画法，用得更大胆，画自如了。找到自己的语言是不容易了，郭怡棕找自己语言的过程基本已经成熟，而且色彩的艳而稳重也表现出来了，他如果没有这亮丽的色彩把画面拉起来恐怕就不是他的风格了，如今又有了新的变化，是他长期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应当充分肯定。

郭怡棕是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画家，他是在新时期国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主要的人物，从中国画艺委会的筹备至今，他仍然身体力行地为中国画的发展努力工作着。

■ 郭怡棕

怡园艺话



■在课堂上进行作品分析。

六十回首

我的父亲郭味蕖是位画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君绮是清末大金石学家陈介祺的后人，父亲在文章中说，“每于春晨秋夕督余学书学画，课读诗古文词，并导余研搜金石拓本及书画鉴考之学”，母亲也是位学养深厚的人。这样的父母对子女的成长也一定细心设计，但我记事太晚，幼年没留下多少印象。父亲的好友山东大学的田仲济教授，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去味蕖家中，这次多见了一个人，是他五岁的儿子，在他书室中画苹果，味

蕖一改寡于言笑的习惯而大谈起画苹果来，他要儿子画两年苹果……画苹果的印象很深，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甚而曾在梦中看到他和他儿子画的几十幅苹果水彩画。”这样一段文字填补了我记忆的空白。

我12岁的时候，父亲应徐悲鸿先生之邀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我就跟着父母到北京来上中学。在北京二十三中，我遇到了一位使我感念终生、我喜爱和尊敬的美术教师金玉峰先生。他是杰出的青少年美术教育家，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多有成就。高中毕业我报考了北



■在个人画展现场为同学们讲解分析。



■中央美术学院“郭怡棕花鸟画创作高研班”毕业创作研讨会。



■2002年3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郭怡棕画展”暨《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怡棕》出版座谈会。

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很快就得到了录取通知。

北京艺术学院是一所综合性艺术大学，有美术、音乐、戏剧等系。我喜欢这样的环境，有许多著名艺术家在这里任教。美术方面有卫天霖、李瑞年、张安治、彦涵、俞致贞、高冠华、白雪石、吴冠中等；音乐和戏剧方面有老志诚、应尚农、刘雪庵、张肖虎、吴雪等一代名师。每到周末我们都可以在演奏厅里看演出，这里有很好的艺术氛围，选择综合性艺术大学使我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艺术滋养。

三年级时我画了一幅花卉参加北京市中国画展，时任北京市委领导的邓拓同志看了很是喜欢，他在北京日报上写文章说：“郭味蕖、郭怡棕父子同台展出，特别是郭怡棕画的燕子花生机勃勃，大有出蓝之概。”这给我很大鼓励。1962年我的毕业创作《春秀》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新芽”美展，那是六二届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艺术学院的毕业创作展，我的作品挂在展厅正中。“文革”期间这幅作品由某某单位赠给了来京演出的五指山战士业余演出队，《春秀》就这样远走海南，从此再无音信，那是我绘画创作的起跑点。